



今年以来，各种引发社会广泛关注的新闻热点事件频出，而各种自媒体借此大做文章，着实吸引了一波又一波的眼球与流量。但与此同时，内容低俗无下限、刻意造谣“抹黑”、大肆曝光个人隐私、挑动渲染情绪等各种自媒体乱象也层出不穷。

传播的底线被一次又一次降低，这种道德伦理突破无论是对政府或是社会，都产生了很多不良影响。新媒体时代，自媒体的节操和道德底线在哪里，要怎么守，也成为公众热议的焦点。

虚假造谣突破道德伦理底线

自媒体因其不受各种体制限制而更显灵活，各种声音不断从四面八方涌出来，人们不再接受被“唯一的、统一的”声音告知对或错，而是从更多获得的资讯中，对事物做出判断。然后又根据自己的理解进行加工，再传播，形成一个庞大的“草根网络”。同时，网络的隐匿性又给网民创造了“随心所欲”“随性而为”的空间。

在这种传播过程中，有的自媒体只是在过分追求新闻发布速度，追求点击率或者说是只为了追求个人私欲私利而忽略了新闻的真实性，致使虚假新闻信息泛滥，将网络世界搅动得污浊不堪。

2015年6月至7月期间，湖北、山东、山西、北京、陕西等多地，都出现了网友反映其朋友圈中出现了“孩子被抢”的消息，而在此类消息中，一般都会出现当地网民所熟悉的标志性建筑或区域，并配有较为详细的过程描述，看上去非常可信，因此不少地方此类消息传播迅速、体量较大。然而无一例外的，这些地区的当地警方都陆续辟谣称“抢孩子”实为谣言。虽然最终被警方辟谣，但短期内此类消息都占据了大量的网络注意力，更多次反复出现，显得“顽疾难治”。而包括“抢孩子”谣言在内，自媒体传播过程中还频发其它各类谣言，这也是自媒体传播中伦理突破现象最常见的一个分支。

2016年春节期间，一条“上海女孩逃离江西农村”帖文在论坛发出后经由微信微博转发，成为人们热议的新闻，后经证实也是一条假新闻，新闻中人物、地点、事件均是虚构。就此事件，南昌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王卫明认为，虚假内容的发布，基于虚假内容不加甄别而渲染社会情绪，损害的是社会

的公信力，突破的是法律和道德的底线。

网络大V作为媒体传播新时期的“舆论领袖”，在网络舆论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引导作用。然而，网络大V的存在和发挥作用也拷问着时下的伦理道德。不少网络大V不仅是虚假信息传播的推手，更是直接造谣传谣。2014年判决的“立二拆四案”中的立二拆四是网络大V杨秀宇的网名。他从2006年开始就策划了多起著名网络事件，如曲别针换别墅、最美清洁工、干爹888万带我包机伦敦看奥运、僧人后海船震门，同时也是炒红郭美美的网络幕后推手。这些事件都是杨秀宇利用自己的网络大V身份进行的大肆炒作，造谣传谣，并将“谣言并非止于智者，而是止于下一个谣言”作为自己的传播原则。而在这之前的“秦火火案”，之后的“薛蛮子案”也都是网络大V造谣传谣的实例。

回顾一些网络谣言的传播过程，往往是始作俑者自称“目击者”或“消息灵通人士”，将子虚乌有的“现场”描述得神乎其神，再辅之以加油添醋的评论“画外音”，颇具迷惑性；而有的互联网企业、微博网站和自媒体，对这些虚假信息不加审核，甚至直接或间接承担“推手”角色，由其存在、流布和发酵；有的网友有意无意之间成为谣言的“二手手”，为谣言在虚拟世界和现实人间的进一步扩散提供了散射式的渠道和“加速器”……

价值观道德观扭曲引起公愤

在新媒体时代，人人都是自媒体，传播就成了一件毫无门槛的事情，话语权下放的弊端就是内容质量和价值导向的不可控，既然不可控，利欲熏心之下，各种为骗取流量而博人眼球的把戏就层出不穷，初阶的只是标题党，进阶的则是靠煽动、撩拨、媚俗、挑逗性的争议内容来引起注意和关注，不断去试探舆论的底线。

在那篇引起争议、标题为《托你们的福，那个杀害空姐的司机，正躺在家数钱》的文章中，引起广泛抨击的是两处对空姐遇难情景的露骨低俗的描述，而正是这两句话，把“二更食堂”推到舆论漩涡的中心。为博人眼球，“二更”不惜发布侮

各种声音不断从四面八方涌出来，人们不再接受被“唯一的、统一的”声音告知对或错，而是从更多获得的资讯中，对事物做出判断。然后又根据自己的理解进行加工，再传播，形成一个庞大的“草根网络”。

